

马岛海战

——两个战地记者的日记

[英] 布雷恩·汉拉恩 罗伯特·福克斯 著



海洋出版社

马 岛 海 战

——两个战地记者的日记

【英】 布雷恩·汉拉恩 著
 罗伯特·福克斯
 陆 海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1984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本日记体裁的战争纪实。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两名特派记者随同英国特混舰队，远涉重洋来到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进行现场采访。本书就是这场举世瞩目的海、空登陆战的记录。但书中反映的是英国对马岛战争的立场和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分析鉴别。

书中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不仅对研究现代战争中的战略、战术以及武器装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供广大爱好军事题材的读者阅读。

马 岛 海 战

——两个战地记者的日记

〔英〕 布雷恩·汉拉恩 著
 罗伯特·福克斯
 陆 海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海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1/8 字数：100千字

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5193·0267 定价：0.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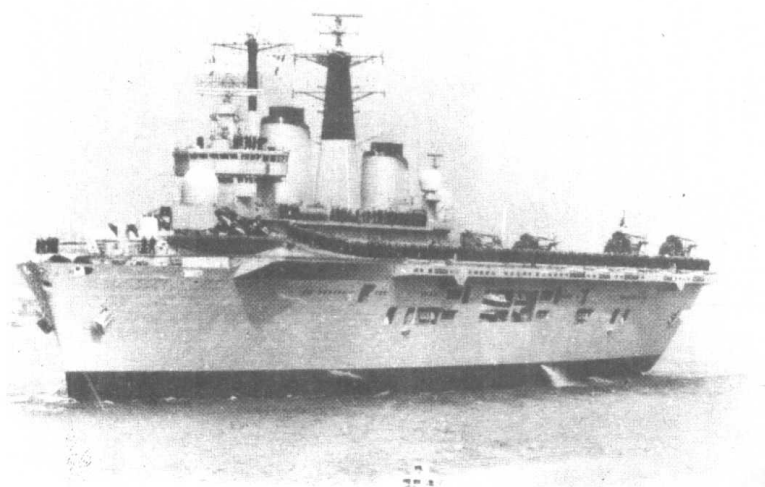
前 言

“我数着它们出去，又数着它们回来。”布雷恩·汉拉恩用了这样一句话向焦急的听众保证，皇家军舰“赫姆斯”号上的“鹞”式飞机对斯坦利港机场的跑道实施首次突击之后，又都安然返回。这番话传遍了整个世界，被当做至理名言而广为引用。它说明真理是反击宣传的唯一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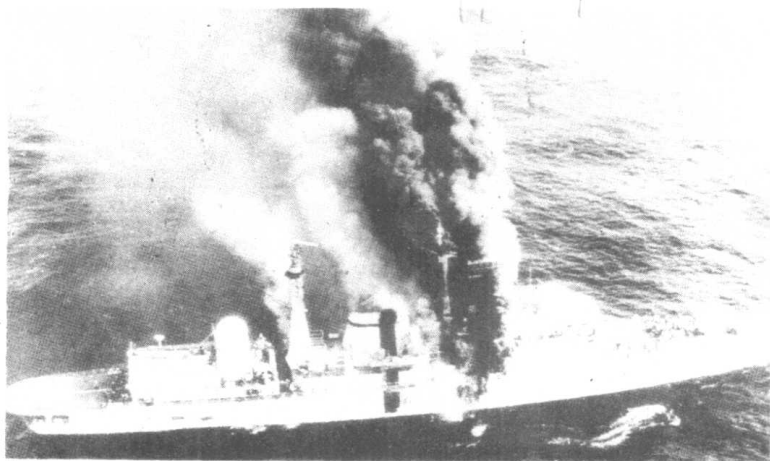
英国广播公司的特派记者布雷恩·汉拉恩和罗伯特·福克斯随同特混舰队所做的广播将留存在人们对1982年4月2日至6月15日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记忆之中。许多观众和听众甚想得到他们报道的一份较为永久性的记录。本书就是这份记录。

英国广播公司助理总经理

阿伦·普罗瑟罗



“无敌”号航空母舰离开朴茨茅斯，前往南大西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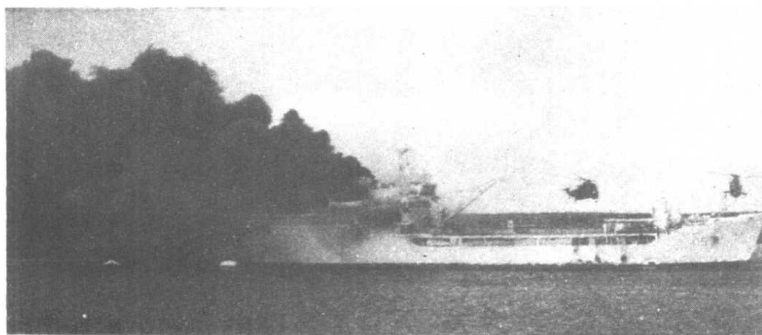
“谢菲尔德”号驱逐舰被“飞鱼”导弹击中后的情景。



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英国潜艇的鱼雷击中，正在下沉。



英国“羚羊”号护卫舰爆炸时的情景。



“加拉哈德爵士”号登陆舰中弹起火后，直升飞机赶来搭救幸存者。

目 录

出航.....	(1)
空战.....	(13)
首批登陆.....	(30)
古斯格林和达尔文.....	(41)
布拉夫湾.....	(67)
斯坦利港投降.....	(74)
悼念亡灵.....	(89)
通信战.....	(93)
到伦敦后的回顾.....	(100)
大事记.....	(139)
作者简介.....	(142)

出 航

布雷恩·汉拉恩和罗伯特·福克斯象随特混舰队出海的所有其他人一样，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便匆忙出发了。鬼晓得这次航行会落个什么结果。

4月2日那天，恰好是星期五。虽说已是周末，可人人都为阿根廷登上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①的消息忙得不可开交。连刚刚休假回来的布雷恩·汉拉恩也在办公室帮忙。“你刚在海上度了一个假日，”他的编辑说，“再来一个怎么样？”星期一，布雷恩便带着由伯纳德·赫斯基斯和约翰·齐克尔组成的摄影小组登上“赫姆斯”号航空母舰，离开了朴茨茅斯。

四天之后，已经获得邱吉尔研究员资格，并准备几星期之后到纽芬兰研究当地广播的罗伯特·福克斯也乘坐“堪培拉”号离开了南安普敦。他心中暗忖，这次航行完全可能是一次“漫长而又乏味的旅行。仗根本就打不起来。”日后他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竟然发现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小社区广播，倒是无不具有讽刺意味。

初看起来，能够住到“堪培拉”号这样豪华的客轮上，要比栖居在陈旧的航空母舰“赫姆斯”号上优越得多。但是福克斯很快就发觉自己错打了算盘，他和别人同住一间狭小

^① 该群岛阿根廷称作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作福克兰群岛。1770年西班牙驱逐英国人后占领群岛。1816年阿根廷独立后属阿根廷。1833年被英国占领。阿、英两国对其归属有争议。按照我国的习惯叫法，在本书中统一称作马尔维纳斯群岛。

的舱室，每餐不过是“半岛和东方轮船公司”准备的普通航行食品。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可以不时地利用船上的电话和伦敦联系。而汉拉恩则已深深陷入本书下面将要详细介绍的重重通信困难之中。在“赫姆斯”号上，严格的无线电静默使他不得不借助直升飞机飞到小一些的船上去发稿。在某个星期一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刚好在“九点钟新闻”之前到达“奥尔米达”号……一直等到午夜才把稿子赶完。后来由于天气太坏，实在无法飞行，在“奥尔米达”号上一直困到星期三，稿子到了也没发出去……

在航行最初阶段，黑格使命仍在继续。外交解决的前景似乎充满希望。到了四月底，当特混舰队迎着日益恶化的天气逼近马尔维纳斯群岛时，每天进行的日常操练和演习已在准备迎接几乎无法避免的战争。

“赫姆斯”号离开朴茨茅斯

1982年4月5日 星期一

10时45分，我们从容不迫地准时出发。军舰徐徐离开码头，开始时竟然轻得难以觉察。

舰上的官兵们按照由来已久的海军传统，穿上他们最好的军装，来到甲板上的栏杆近旁。点缀在其间的点点绿色贝雷帽，是登上军舰之后被编入每支登陆部队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员。甲板上排列整齐的“海王”直升机和“鹞”式喷气机更为军舰的战斗力的增添了几分声色。

几小时以前，水兵和陆战队士兵们还在向舰上装运成吨的弹药。现在，这种危险的工作已经结束。当特混舰队向世

界的另一端驶去时，将会在长时间内无所事事。

先于我们驶出的另一艘英国航空母舰“无敌”号，和我们的指挥甲板频频交换信号，整个舰队将由我们这艘军舰指挥。我们转瞬驶入索伦特海峡，每一个制高点上都有向我们挥手致意的人群。

“胜利”号是纳尔逊的老旗舰，现在仍是皇家海军的现役军舰。官兵们列队两舷，向这艘军功显赫的战舰敬礼，互换礼节。政府曾经警告说，一旦她被激怒，将不惜使用舰队。现在，这支皇家海军势力最雄厚的舰队正向浩瀚的大洋驶去。

(布雷恩·汉拉恩)

操练和演习

4月6日 星期二

整整一个上午，“赫姆斯”号不停地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早饭刚过，哨音就把人们带入飞行战位。“鹞”式喷气机和“海王”直升飞机旋即在航空母舰的周围上下盘旋。飞行员们正抓紧时间恢复他们的飞行技能。在“赫姆斯”号上担任舰长的是林·米德尔顿上校，他的儿子在舰队另一艘舰上担任直升飞机驾驶员。飞机升空以后，舰长马上命令全体舰员进入战位，这本是一次十分普通的操练，然而在这次不同寻常的航行中，却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

进入战位之后，要求全体人员都戴上防毒面具，这玩艺儿既碍事又不舒服。要是真的遇到袭击，它倒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宝贝。为了使防毒面具佩戴合适，我们还被告诫剃掉所

有胡须。今天的飞行曾一度中断，这是为了给皇家海军陆战队挤出训练时间。因为整个下层甲板挤满了人员、机械和弹药，他们不得不到飞行甲板上进行操练。为了使陆战队能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每天都要从宝贵的飞行时间中挤出一个小时。”

(布雷恩·汉拉恩)

坐在“丛林人”里的飞行

4月10日 星期六

我们乘坐一架运兵直升飞机从“赫姆斯”号起飞。海军给这种涂成绿色，作了伪装的飞机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丛林人”。在空中，我们观看了特混舰队中的另一艘航空母舰“无敌”号和两艘护卫舰进行的合练。军舰把深色的平静海洋撕裂，淡蓝色的尾波留下一道道醒目的航迹。它们进行的是对抗演习。舰炮和各种武器不停地左右转动，瞄准着从地平线那一边尖啸着低空飞来，进行模拟攻击的“鹞”式飞机。

我们随后又坐绞车降到两艘护卫舰上。人们正在舰上进行堵漏、灭火和其它各种损管演习。人们似乎有着很强烈的幽默感。我看到这样一幅漫画，上面写着舰队中每艘舰艇的名字——为了保守海军的机密，我不能披露它们的名字——下面是一条说明：“帝国在反击”。一个小组说，他们已经预订了一个舞厅，准备在斯坦利港登陆的晚上使用。“来吧，”他们豪迈地说，“你们都被邀请了。”

(布雷恩·汉拉恩)

生气勃勃的“赫姆斯”号

4月11日 星期日

皇家军舰“赫姆斯”号这次出海是如此匆忙，它的舰员度完假后正陆续归队时，成百吨的货物便已在舰上堆集如山。最初的几个小时忙得近似于疯狂，先是整顿人员和装备，然后便着手组建一艘战舰。海军一边把所有的“鹞”式飞机统统装上船，一边在陆上基地寻觅驾驶它们的飞行员。尽管他们都是技艺高超的战斗机驾驶员，但他们仍需重新掌握在海上的活动甲板起飞作战的技能。

演练的另一项内容是飞行中队与军舰系统的对接。飞行甲板军官巧妙地把双方融为一体。他穿着一件薄薄的黄色茄克，指挥着飞机，象魔术师一般将飞机和人，以及同时升入空中的“鹞”式飞机和直升飞机一一分开。昼夜不停的操练增强了反应能力，反应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缩短。损管中心一号指挥所严格地计算着封闭全舰、防止袭击所需的时间。年轻的水兵在经验丰富的军士指导下进行着一成不变的加固舱壁、防止漏水的日常训练。人们告诉我们：“即使军舰中弹，出色的防御也能将它挽救。”

军舰平稳地转向南方，它就象空旷大海中的一座繁闹喧嚣的岛屿。此时此刻，舰员们逐渐陷入沉思，国内传来的消息表明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加强，“赫姆斯”号作为舰队的旗舰，将要成为攻击的首要目标。所有这些操练和演习没准

儿要派上用场，这已不再是一场游戏了。

(布雷恩·汉拉恩)

豪华的客轮“堪培拉”号被改装成运兵船

4月12日 星期一

这艘45000吨的豪华客轮在通往不列颠诸岛的西航道上，在灰色浪涛的航行中送走了一个周末，现在正行驶在平静、清澈的海面上。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复活节星期日之后，繁忙的一周开始了。部队紧张地进行着机枪、步枪和各种武器的拆装训练，以及使用反坦克炮、导弹和迫击炮的专业训练。陆战队和伞兵别出心裁地把船尾辟为一个步枪打靶场，在这里他们可以进行实弹射击。部队的情绪十分高昂，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在特混舰队所有地面部队中，数这里的环境最优越。

从“堪培拉”号骄傲的顶饰中，可以看得出它与澳大利亚有着十分密切的因缘。它通常载着游客们进行环球或地中海航行。而现在这班船员们眼下执行的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例行任务。在他们之中，有15名妇女是“半岛和东方轮船公司”的雇员。陆战队的队员们脚蹬皮靴，环绕甲板不停地跑着，发出的声音轰响如雷。他们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日常个人体力训练。经过大规模改建的“堪培拉”号并没有增添任何姿色，倒是把甲板以上部分变成了两个直升飞机降落场地，可供“海王”直升飞机输送部队使用，此外还增加了在海上从海军油船加油的装置。这些变化引起了一艘俄国情报搜集船的注意。当“堪培拉”号练习向“李树叶”号油船发射缆绳

时，那艘间谍船竟然逼进到2海里以内，对客轮甲板上所有的人和物一一拍了照，从俄国船上树枝一般密集的天线上不难看出，它对客轮与伦敦和其他舰只的无线电以及信号联系怀有更大的兴趣。

当你坐在酒吧间里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富有英国独具一格的情调，人们听到两位具有贵族气质的骑兵军官在为高尔夫球季节的来临而唉声叹气，而另有一人则为他的铜塑能否被皇家艺术学会的夏季展览所采用而忧心忡忡。总之，人们对可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等待他们的一切，几乎不屑一顾。

复活节那个星期天，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们在陆战队鼓乐的伴随下，将部队的如意符：一只雕工精细，装饰奢华的木刻大象，抬进了军官临时餐厅和起居室。另一支部队的一名军官说：“不论这次旅途中发生什么，这玩艺儿都不能保证一路平安。”随后不久，我便被最令人惊愕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只见一名陆战队乐手腋下夹着一把小提琴径直走进女盥洗室。几分钟后，里面传来了一首地道的巴赫练习曲的悠扬琴声。由于船上的妇女为数不多，女盥洗室现在已经正式成为皇家陆战队乐手们的琴房。在战时，他们将兼做担架员。

(罗伯特·福克斯)

“堪培拉”号在弗里敦

4月18日 星期六

船上搭载的2000名官兵一律不准登岸。一些前来祝愿的人们站在港内的快艇上挥动着英国国旗，嘴里不住地高喊

“一路平安。”售货艇上的小贩们不时地兜售各种兽皮和装饰品，但是陆战队员和伞兵们事先得到通知：如果买了他们的兽皮，就有把炭疽病带上船的危险。

英国驻弗里敦高级专员特伦斯·奥里里先生登船造访。26名英国沃桑公司军舰修造厂的工人们早在周末之前便完成了“堪培拉”号上的第二个直升飞机飞行甲板的改装工作，他们要在这里离船上岸。“堪培拉”号向他们的雇主发报，盛赞他们不知疲倦地在困难和风暴环境中所做的工作。电报说：“这些人的热情和忘我工作的精神深得赞赏。”

(罗伯特·福克斯)

阿根廷飞机

4月21日 星期三

一架“鹞”式飞机从“赫姆斯”号上紧急起飞执行拦截任务。它报告说，那是一架涂有阿根廷军徽的波音707飞机，它的周身被漆成白色，还有蓝白两色的圆徽和旗帜。阿根廷空军有一架用来运兵和侦察的军用波音飞机，这是他们航程最远的飞机，机上无疑没有装备武器。尽管“鹞”式飞机载有真的导弹，但是给予飞行员的命令是：除自卫以外不得开火。波音飞机在“鹞”式飞机的紧紧尾随下从高空绕过舰队。它深入十二海里之内，然后又返回阿根廷。这些阿根廷飞机居然朝着舰队平稳地直线飞行——若不是早已知道我们的位置，绝不可能在浩瀚无垠的南大西洋上出现这种巧合。

“赫姆斯”号此刻距马尔维纳斯群岛 2500 海里。预计星期五便可进入攻击范围。从那时起，军舰将处于持续戒备状态。

(布雷恩·汉拉恩)

诺曼少校归来

4 月 25 日 星期日

今天，曾经守卫过马尔维纳斯群岛斯坦利港的海军部队飞抵这里。经过几天的休整，他们志愿加入正在待命攻击马岛的部队。当他们站在露天堆放在“堪培拉”号后甲板上的成堆弹药箱上，摆好姿势拍照时，麦克·诺曼少校取出一面某军官几年前在那里得到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旗帜。这是一面在英国国旗的红色底子上画着羊和帆船桅顶的旗帜，旗上写的箴言是：“想往正义。”诺曼少校说，他渴望随皇家海军陆战队打回去时，看到这面旗帜在斯坦利港政府大厦的上空飘扬。尽管他的许多士兵在岛上仅执行了四天任务，但他们提供了许多关于阿根廷部队在岛上的部署和武器装备的宝贵情报。

所有这些情况都在即将上岸为登陆作战做准备工作的特种部队、侦察和监视巡逻队以及极地和山地作战部队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还对会骑马的士兵逐一作了统计，因为现在可能还在荒野流散的几十万只羊要靠他们赶拢起来。有一个名叫伊万·索斯比·泰勒的少校军官几年来一直在写一本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书，他也提供了不少有关当地情

况的宝贵情报。就在几个月之前他的出版商还说，他们可能最终无法出版这本书。他们告诉他说，人们是否对一本介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书感兴趣是大可怀疑的。

(罗伯特·福克斯)

夺回南乔治亚岛

4月25日 星期日

英军主力尚未登陆，阿根廷人就举枪投降了。由于英军先头部队的进攻和海军的舰炮攻击，再加上一艘阿根廷潜艇遭到重创，他们失去了抵抗能力。

阿根廷潜艇“圣菲”号是在顶着暴风雪向南乔治亚岛航行时被发现。皇家海军直升机对它进行了鱼雷和深弹攻击。它失去战斗力后蹒跚离去——船体倾斜，不时排出浓烟和柴油，最后终于在岛北面海湾中格里特维肯一带的一个破旧捕鲸站搁浅。据实施攻击的英国“安特里姆”号导弹驱逐舰和“忍耐”号海洋研究船报告，潜艇由于内部严重受损已无法下潜。继海军几个小时对岸射击之后，直升飞机再次开始行动，从特混舰队运载士兵登陆。另一批受过极地训练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已经做好了参战准备，但已无需动用了。格里特维肯的阿根廷守军升起了白旗。迄今为止，尚未得到有关双方参战兵力和伤亡情况的报告。

胜利的捷报向伦敦飞去。启奏女皇陛下：“皇家海军的军旗和大英帝国的国旗一同在南乔治亚岛格里特维肯上空飘扬。”